

常用詞“呼”、“喚”、“叫”、 “喊”的歷時演變與更替

王秀玲

“呼、喚、叫、喊”這四個詞，基本上都具有呼喊、召喚（……來\做）、叫做等義項，而且每個詞都沿着“呼喊→召喚（……來\做）→叫做”這樣一個詞義演變的軌跡進行引申，不過，由於這些詞義項產生的時間並不同步，因而它們之間的歷史替換也並非同步完成。對於這組詞的演變情況，汪維輝已經對“呼/喚、叫”做過一些歷史考察，但由於作者研究的範圍集中在“東漢——魏晉”這段時間，魏晉以後新舊詞語的消長更替，我們不得而知。因此，本文主要考察魏晉以後這組詞語的嬗變與更替。爲了便於考察，本文把這組詞的義項大致分爲兩類，“呼喊”和“召喚（……來\做）”義一類，“叫做”義一類，論文主要描寫這組詞語在這兩支義項上的演變更替。

一 南北朝時期的“呼”、“喚”、“叫”

東漢以前，“呼”是表達“呼喊”義的常用詞，“召喚”義的“呼”用在兼語句、表“叫……來（做）”的用例很少，“稱呼”義的“呼”則用例更少。“喚”大約產生於西漢末年，較多使用於東漢佛經。“叫”出現雖早，但先秦用例很少，詞義比較單一，魏晉南北朝也未有大的發展，尚未和“呼”、“喚”形成競爭的局

面。

南北朝“呼”、“喚”的使用情況，汪維輝已經作過比較詳細的描述。汪文論證了“喚”是一個方言特徵很強的詞語，這是可信的。但汪文認為南朝的口語中“喚”無疑已取代了“呼”，這一觀點卻有待商榷。

汪文用了大量的南朝民歌、小說和佛教著作來證明“喚”對“呼”的替換，但單純的列舉不足以使我們看清二者在當時的使用情況。南朝詩歌中“喚”雖多有出現，但與“呼”相比尚屬少數。筆者統計了逯欽立輯校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南朝詩歌部分“呼”和“喚”的使用情況，二者表“呼喊、召喚”義的出現次數分別是13和7，表“稱呼”義分別是6和0。

另據汪文統計，《世說新語》中“呼”和“喚”的出現次數為20和18，由此，汪文得出“喚”在逐步走入文學語言。雖然如此，但我們同時也應該看到，在劉義慶的《幽明錄》和《宣驗記》中，“喚”和“呼”出現的次數為14和37，而“呼”還有1例用為“叫做”義。這說明，在劉義慶的作品中，“呼”和“喚”都比較常用，從數據看，“呼”似乎更常用些。

至於南朝佛經的情況，詳見下表。

數 據 文 獻	義 項	呼 [叫 喊、 召喚 (…… 來\做)]	呼 (稱 呼、 叫做)	喚 [叫 喊、 召喚 (…… 來\做)]	喚 (稱 呼、 叫做)	叫 (叫 喊)
過 去 現 在 因 果 經		5	0	7	2	0
雜阿含經		35	1	8	0	2
高僧傳		15	8	2	1	2
出 三 藏 記 集		10	2	4 ^①	0	2
總計		65	11	21	3	6

上表資料顯示，南朝的佛經中，“呼”的使用頻率也是比較高的。這不僅體現在“稱呼、叫做”義“喚”和“呼”的明顯差距，而且在“呼喚、召喚”義上“呼”還是要比“喚”多。因此，就整個南朝的情況而言，我個人更傾向於“喚”在口語中尚未完成對“呼”的替換，二者應該是並行發展，都比較活躍的。不過可以肯定，“喚”正處在一個從弱勢向強勢過渡的階段，而“呼”由於在語言中已根深蒂固，所以它的萎縮是緩慢的。

汪文談到，“當時北方的口語中不說或很少說‘喚’字”，“但在北方的翻譯佛經中卻多用‘喚’字”，“這一現象的原因尚待研究”。筆者推測，這一現象可能是由於南北朝社會劇烈動蕩造成的——南朝和北朝長期對峙，勢必會阻礙語言的交流；然而，無論南朝、北朝，佛教均非常盛行，法師們講經說法，使得佛經語言廣為流傳，產生了大量的翻譯佛經。這對南北朝語言的交流傳播產生了一定影響。“喚”大約正是通過佛經的傳播而逐漸北移，所以北方的翻譯佛經中纔多用“喚”字。當然，相同文體的語料在語言上往往存在着很多一致性，這也許也是“喚”在北方譯經中多而在其他文獻中少的原因之一。

事實上，隨着佛經在民間的傳播，“喚”也在逐漸進入到北朝的口語中。

(1) 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宿黑山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
(北朝民歌《木蘭詩》)

(2) 老女不嫁，蹋地喚天。(《地驅樂歌·四曲》)

(3) 何勞一片雨，喚作陽臺神。(庾信《詠畫屏風詩二十五首》之一)

汪文舉庾信“何勞一片雨，喚作陽臺神”例，並注云：“也許是因為庾信是從南方北上的，所以他的詩中會用到喚字。”而

對《地驅樂歌》中出現的“喚”，汪文未作解釋。至於《木蘭詩》一例，則並未引用。即使《木蘭詩》有改動之痕，“老女不嫁，踴地喚天”卻依然是膾炙人口的北朝民歌。這表明，“喚”已經開始用於北朝的口語了。

二 唐代“呼、喚、叫、喊”的發展

唐代呼、喚、叫的發展情況，詳見下表。

數 據 文 獻 \ 義 項	呼 [叫 喊、 召喚 (…… 來\做)]	呼 (稱 呼、叫 做)	喚 [叫 喊、 召喚 (…… 來\做)]	喚 (稱 呼、叫 做)	叫 (叫 喊)	叫 (叫 喊)
佛 本 行 集 經	18	0	140	8	54	0
壇經	0	0	8	0	0	0
遊仙窟	1	0	5	0	0	0
船 子 和 尚 撥棹歌	0	0	3	2	0	0
入 唐 求 法 巡禮行記	3	5	16	14	1	0
王梵志詩	6	0	16	1	2	0
敦煌變文	44	10	94	5	49	14
祖堂集	2	7	83	59	9	0
總計	74	22	365	89	115	14

從上表可以看出，隋唐，表達“呼喊”、“召喚”義的“喚”已經在口語中替代了“呼”，不僅佛經如此，唐傳奇、白話詩歌中，“喚”的用例都遠遠多於“呼”，成為表達這組概念的常用詞。而“稱呼”義的“喚”，南北朝用例尚少，這一時期出現次數增多，其頻率亦遠遠高於“呼”。可以肯定，唐代口語中“喚”在呼喊、召喚、稱呼義上均已

佔據主導地位。

至於“叫”，先秦到南北朝並無明顯發展，唐代使用頻率雖有大幅提高，但就義項而言，“叫”仍主要表示人或動物的喊叫；“叫”的“召喚”義東漢已經產生，然而直到唐代，該義項的使用仍極為罕見，人們習慣舉杜甫“叫婦開大瓶，盆中爲吾取”一句，而本文普查唐人語料，也僅獲此一例，顯然義項比較單一。事實上，即便是“呼喊”義，“叫”在使用頻率上仍無法和“喚”取得相同的地位。

“呼喊”義的“喊”唐代業已出現，用例集中在《敦煌變文》中，顯示了其鮮明的口語色彩。而實際上，“喊”字先秦已見，《方言》卷十三：“喊，聲也。”然先秦並無用例^②，《說文》亦無“喊”字。雖然如此，我們還是認爲語言中表示動物叫喊的“喊”應該已經出現，祇不過當時書寫形式不作“喊”，而作“闕”。《廣韻》：“闕，犬聲。”《集韻》：“闕，虎檻切，虎聲。”《詩·大雅·常武》“闕如虓虎”，毛傳：“闕然如虎之怒。”《六書故》：“喊，呼覽切，大聲呼也。古通作闕，《詩》云‘闕如虓虎’。”“闕”在文獻中用例不多，目前所見僅寥寥數例，如：

(4) 於是七雄虓闕，分裂諸夏。（《漢書·敘傳》）

(5) 羆虎虓闕，不能威蚊虻。（《抱朴子·外篇》）

(6) 忽見猛虎負一物至，眾皆惶撓，則共闕喝之。（唐薛用弱《集異記·裴越客》）

唐代，闕又可寫作囁，如：

(7) 因跳踉大囁，斷其喉盡其肉乃去。（柳宗元《黔之驢》）

“闕(囁)”往往用來描寫動物的喊吼，尤以虎爲主，描寫人的情況不多。“闕(囁)”字外，描寫人的喊叫魏晉以來亦可用讖或噉表示。讖，《玉篇·言部》：“火鹽切。叫讖，怒也。”又“噉”，《搜神記》卷四：“風雨失其柩，夜聞荊山有數千人噉聲。”“喊”偶有用例，如柳宗元《解崇賦》：“風雷虓噉以爲橐鑰兮，回祿煽怒而喊呀。”

闕、噉、讖、喊四者音近義通。除“闕”可能更側重於表示動物

的喊吼之外，其餘三詞在用法上看不出差別，認為是同一詞語的不同書寫形式應該是可行的。如王重民《敦煌變文集》中，“喊”字形不拘，其中，“讖”2次，“噉”7次，“喊”5次，共14次，可見用法無別，都用來表示人的喊叫。

(8) 王陵拔劍先開路，灌嬰從後讖龍媒。（《漢將王陵變》）

(9) 叫讖似雷驚振動，怒目得電光耀霍。（《大目干連冥間救母變文》）

(10) 高聲直噉呼“劉季”，公是徐州豐縣人。（《捉季布傳文》）

(11) 蠻奴遂領軍三萬五千，直到衾虎陣面，一齊簸旗大噉。（《韓擒虎話本》）

(12) 等閒屋裏高聲喊，影向人前亂登言。（《父母恩重經講經文》）

除《敦煌變文》外，晚唐五代還有少量“喊”的例句，字形多作“讖”。

(13) 男兒今始是，讖出玉關門。（貫休《古出塞曲三首》）

(14) 死地再生知德重，精兵連讖覺山移。（貫休《賀鄭使君》）

(15) 沖波突出人齊讖，躍浪爭先鳥退飛。（盧肇《競渡詩》）

綜上所述，唐五代時“喊”文例不多，就所見例其突出特點是詞義單一，口語性強，書寫形式不一。

三 兩宋至元“喚、叫、喊”的發展

兩宋，除用作複音詞的語素外，“呼”在口語中已基本消亡。喚、叫、喊並行發展，見下表。

數 據 文 獻	義 項	呼〔叫 喊、 召喚(…… 來\做)〕	呼(稱 呼、 叫做)	喚〔叫 喊、 召喚(…… 來\做)〕	喚(稱 呼、 叫做)	叫 (叫 喊)
碧巖錄		21	36	6	0	0
王俊所首 岳侯狀		0	0	2	0	0
大慧普覺 禪師語錄		32	153	16	0	0
大唐三藏 取經詩話		1	0	9	0	2 ^③
朱子語類		92	166	30	3	3
虛堂和尚 語錄		26	26	8	0	0
劉知遠諸 宮調		6	6	25	2	2
張協狀元 ^④		9	11	68	3	3 ^⑤

北宋，作為表達“呼喊、召喚”、“稱呼”義的常用詞“喚”，這一時期自身的義項有所調整，由宋以前以“呼喊、召喚”義為主演變為以“稱呼”義佔主導地位。這可能和表“呼喊”義的“叫”使用頻率的大幅增長有關，兩個意義沒有區別的詞語在語言中是無法長期共存的，義項的調整顯然是一個出路。當然，這一調整反過來又給了“叫”更大的發展空間，“叫”表“呼喊”義用例進一步增多，不過，即便如此，北宋“叫”這一義項的見次率仍要低於“喚”。但是到了南宋，情況大為改觀：首先，“叫”用作“呼喊”義頻率大大提高；其次，表達“召喚……來/做”義的“叫”出現次數有所增長。

(16)然夫子亦不叫來罵一頓，教便省悟。(《朱子語類》卷三十三)

(17)叫客將掇取秦兵曹坐椅子去。(《朱子語類》卷一二)

一)

(18)遂叫集鄰里作保明狀去，事方已，兵士小人，乃能如此。《朱子語類》卷一三二)

(19)又叫節級李辛，暗令作媒。《劉知遠諸宮調》第二)再次，南宋“叫”的“稱呼”義產生，這和“呼”、“喚”詞義演變的軌跡一致。

(20)如這刀有此鋼，則能割物；今叫割做鋼，卻不得。《朱子語類》卷二十八)

(21)武王自告康叔之辭無疑，蓋武王周公康叔同叫作兄，豈應周公對康叔一家人說話，安得叫武王作寡兄？《朱子語類》卷七十九)

“召喚”義“叫”使用頻率的增加，“稱呼”義“叫”的出現，表明南宋“叫”的義項漸趨完備，在口語中已經非常活躍。上表顯示，在口語性極強的《劉知遠諸宮調》《張協狀元》中，“叫”用作“呼喊”、“召喚”義明顯佔據優勢。不過，就單個義項來說，由於“叫”的“稱呼”義產生較晚，所以，“喚”仍是表達這一概念的常用詞；“稱呼”義上“叫”尚未完成對“喚”的替換。

宋代用“喊”字表示“呼喊”、“叫喊”義頻率略有增加，但仍屬少數，無法和“叫”、“喚”相提並論，其特點大致和唐代相同，但書寫形式漸趨統一，記作“喊”。

元代，叫、喚、喊三詞並行發展，在呼喊、召喚義上，“叫”佔絕對優勢。而“稱呼”義的“喚”和“叫”則基本持平。“喊”僅有“呼喊”義，出現頻率仍非常低。分佈情況見下表。

數據 文獻	義 項	呼〔叫喊、 召喚(…… 來\做)〕	呼(稱呼、 叫做)	喚〔叫喊、 召喚(…… 來\做)〕	喚(稱呼、 叫做)	叫 (叫喊)
小孫屠		1	0	23	2	0
元刊雜劇 三十種		47	8	70	6	3
寶娥冤		4	3	7	3	0
總計		52	11	100	11	3

四 明清“喚”的漸趨消亡及“叫”、“喊”的並行發展

明初,用作“叫喊、召喚”義的“喚”和“叫”相比,使用頻率已非常之低,但由於“喚”在語言中使用的時間跨度長,影響大,所以,它在口語性較強的文人小說中仍不乏用例,但就語言的實際而言,它的使用應該更少些。“稱呼”義的“喚”這一時期仍使用頻繁,從頻率看還要遠遠高於“叫”。明中後期,“叫”用為“叫做”義逐漸增多,數量上漸漸超過了“喚”。“叫”的義項完備,既有呼喊、召喚、使令義,又有稱呼義。無論哪個義項,其使用頻率都已佔據主導地位。而“喊”仍未有大的發展。

數據 文獻	義 項	呼〔叫喊、 召喚(…… 來\做)〕	呼(稱呼、 叫做)	喚〔叫喊、 召喚(…… 來\做)〕	喚(稱呼、 叫做)	叫 (叫喊)
老乞大諺 解		2	1	6	0	0
朴通事諺 解		1	8	21	1	0
三遂平妖 傳(一一四 回)		10	5	26	6	0

續表

義 項 數 據 文 獻	呼〔叫喊、 召喚(…… 來\做)〕	呼(稱呼、 叫做)	喚〔叫喊、 召喚(…… 來\做)〕	喚(稱呼、 叫做)	叫(叫 喊)
水滸傳(一 —三回)	9	9	59	13	6
封神演義 (——十回)	7	0	76	0	17
金瓶梅(一 —六回)	9	4	81	27	0

清代,“喚”的使用範圍進一步縮小,各義項在文獻中都非常少見。以《紅樓夢》(十一—二十回)為例,“叫”共出現 116 次,“喚”僅出現 11 次,“喊”也祇有寥寥 4 例,且均是“叫喊”之義。晚清,“喚”除了保留在個別複音詞如“喚醒”、“呼喚”中外,單獨成詞的情況在口語中已基本消亡。如《老殘游記》中,“叫”共出現 257 次,“喚”僅 6 次,而“喊”用例大增,共見 59 次,其中,多數用作“叫喊”、“呼喊”之義,但“召喚”、“稱呼”義的“喊”也已出現。

(23)回到店裏,開了門,喊店小二來點上了燈。(十二回)

(24)你歇著罷,晚上來領賞。喊黃二爺來。(十六回)

(23)座中有個姓陶的,人都喊他陶三胖子。(十九回)

今天共同語中,“叫”、“喊”並行發展,不過總體來說,直至今日,“叫”仍是表達“呼喊”、“召喚”、“叫做”義的常用詞。

綜上所述,在表達呼喊、召喚義上,東漢以前主要用“呼”。“喚”始見於西漢末年,南北朝用例增多,基本取得和“呼”相同的地位,但尚未取而代之;“叫做”、“稱呼”義的“呼”先秦用例尚少,南北朝用例增多,佔據主導優勢;隋唐,“喚”在“喊叫”、“召喚”、“稱呼”義上均已替代了“呼”,成為表達這些義項的常用詞。“叫”產生於先秦,發展緩慢,直到唐代使用頻率仍較低,且義項單一;北宋,“喚”自身的義項有所調整,主要表“稱呼”義;“呼喊”、“召喚”義則

多用“叫”表示。南宋,“呼喊”、“召喚”義的“叫”在口語中已經替代了“喚”,但“稱呼”義的“喚”直到明代中後期纔被“叫”替代。“喊”見於唐代,字形不拘,義項單一,晚清纔產生“召喚”、“稱呼”之義,使用頻率也有了較大提高。今天共同語中“喊”、“叫”並行發展,但“叫”在各個義項上的主導地位並未改變。

〔注釋〕

- ①《出三藏記集》中有兩例是轉引北朝姚秦鳩摩羅的《大智度論》,不計此,爲4例。
- ②《法言》中有1例“狄牙能喊”。《正字通》:“子本作鹹,鹹,和味也,訛作喊。”
- ③ 另有3次“雷聲喊喊”,此不計。
- ④《張協狀元》中“叫”又引申出“拜會”、“拜見”等義項,此處不計。
- ⑤《張協狀元》中沒有“喊”字,但有3例“噉”,如:(淨白)噉,叫副末底過來。錢南揚認爲這裏借作“噉”字用,呼喚奴僕之聲。筆者認爲,這裏作“喊”解可能更合理一些。

〔附注〕本文所列資料佛經材料來源於CBETA 電子佛典(大正版);其他材料部分來源於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和中文大學出版社合作出版《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部分來源於臺灣“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以及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有限公司製作的中國基本古籍庫,其餘均由典籍原著統計得出。所列資料盡可能核對原文。

〔參考文獻〕

汪維輝《東漢—隋常用詞演變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5月,173~188頁。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華書局,1983年。

王重民《敦煌變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

項楚《敦煌變文選注》,巴蜀書社,1990年。

(王秀玲 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2004級博士研究生 郵編